

湖南省农业战线红旗表会



山花烂漫

湖南农业战线红旗集

第三集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编

PDG

目 录

梅龙山下“活龙王”

——記千金水庫管理所所长聶炳发的模范事迹(1)

党的优秀女儿——楊玉翠.....(21)

身残心不残 永远忠于党

——記一等殘廢軍人、双目失明的农村干部宋春堂(33)

“三八作风”在农村閃光

——記无手英雄譚长桥的模范事迹(46)

优秀干部——邓亚輝.....(56)

郭大娘式的英雄人物——曾炎宋.....(62)

女支书和西溪大队.....(70)

項长寿和灯塔大队.....(78)

李守桂——人民的好长工.....(87)

模范生产队长譚青松.....(97)

学习解放军，办好生产队

——李智学做政治工作的經驗(108)

崇高的风格.....(115)

一心为集体的生产队长.....(121)

模范會計唐陶信.....	(128)
用革命的精神教育后一代	
——歐陽海的父親歐陽恆文教育子女有方.....	(134)
英雄父子	
——貧農蕭吉安教子探洞取水的故事	(139)
赤胆忠心為集體	
——記貧、下中農小組長曹賢檢	(145)
出色的貧農主任——朱湘泉.....	(152)
走到哪里，紅到哪里	
——記五好社員徐學義的模範事跡	(161)
天門洞上張八蓮.....	(167)
朱祥生一片丹心為集體.....	(170)
五好社員傅奠位.....	(175)
田启发堅持水稻試驗十二年.....	(181)
堅持不懈 刻苦鑽研	
——記潘孝全堅持棉花科學實驗的事跡	(189)
紅色抽水機手曾振華.....	(198)
楊秀清與黃合公社的水利化.....	(202)

梅龙山下“活龙王”

——記千金水庫管理所所长聶炳发的模范事迹

双峯县梅龙山下有座“管雨水”的“雷祖大帝”庙，过去經常有农民到这里焚香朝拜；遇到大旱年，香火就更盛了。可是，尽管人們虔誠地供奉“雷祖大帝”，許多年来，这一帶总是水旱灾害相連。

一九五四年，梅龙山下建起了一座小型的、庫容有七十二万立方米的千金水庫。加上灌区的塘坝工程，原設計灌田四千四百亩。灌区逐年扩大后，也連續获得了丰收。一九六三年，在持續十来个月未下透雨，水庫蓄水只四十九万立方米，双季稻面积又成倍增加的情况下，保收面积达到六千四百多亩，比原設計灌田面积增加了将近一半，亩产达到五百九十八斤，比兴建水庫前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八，出現了历史上罕見的奇迹。于是“雷祖大帝”庙荒凉冷落了，沒有人去求神拜佛了，而千金水庫管理所所长、共产党员聶炳发却受到了群众的贊美、信任。

千金水庫十年来勤俭創業的經驗，聶炳发十年来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務的事迹，已經成为全省丘陵地区消灭水旱灾害的光輝范例。

站得穩 頂得住

一九五四年四月四日，聶炳發背着行李來到千金水庫。上級交給他的任務是：保證大壩安全；保證灌區四千四百畝禾不乾死；開展副業生產，以庫養庫。當時，大壩建成了，渠道還沒有開；管理所的房子沒蓋好，只好住在大壩下邊修水庫時臨時搭成的草棚子里；民工陸續地走了，他情況不熟，困難一個又一個地擺在他的面前。當地有的人對聶炳發從副區長調到水庫當管理所長一事，有不少議論：有的說他不當副區長，來當所長，是犯了錯誤，降級了；有的說他文化不高，年紀大了，當不了副區長。這些風言風語，傳到他的耳朵里，他都不計較。他想：我的工作，是黨的需要。當區長也好，管水庫也好，反正都是黨交給的任務。我是為黨工作，為人民服務。

每次遇到困難，都引起了聶炳發沉痛的回憶：他的父親聶進賢，在一九二七年，是當地農民協會的領導人。那時，他父親常和友人們談到，農民頭上有三把刀：地主惡霸是剝削刀，軍閥官僚是搶劫刀，干旱洪水是災害刀。“馬日”事變，父親被反動派殺害了，十六歲的聶炳發，懷着滿腔憤怒的心情，和母親把父親屍體抬回來，安葬在祖墳山里。過了三年，地主又唆使他們的族長出來干涉，說是“暴徒”，不准在祖墳山安葬，強迫他遷墳。對那時的封建族規，窮人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借了一筆債，遷了父親的墳。一九三四年大旱，地主逼債，把仅有的三畝水田又賣了。從他父親被害的那年

起，聶炳发就担负起一家八口沉重的生活担子，他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在本县砖瓦窑做零工，到石门县熬过硝，在长沙一个亲戚的旅馆里当过四十天茶房，拖过板车，又下岳阳为地主修过堤，有一餐没一餐地熬下来，总想有朝一日要报这个血海深仇。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他懂得了个人的仇恨就是阶级的仇恨，和穷苦兄弟一道，斗倒了地主阶级，分到了土地。他自己先后担任了乡农会主席、乡长、副区长。他特别忘记不了一九五二年五月五日入党的那一天，他要求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那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宣誓以后，他忍不住跪下来，流下了感激兴奋的眼泪，高声呼喊他死去的父亲：“我今天才算是你的儿子……”。

现在，父亲当年讲的农民头上的三把刀，在党的领导下已拔掉了两把，自己目前的工作，正是拔掉第三把刀的岗位，为什么还怕困难呢？每当回忆起悲惨的往事，他总禁不住流下泪来。这不是悲伤的眼泪，而是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

四月底，水库管理所又陆续来了会计彭冬初、炊事员彭秋南。聶炳发增加了帮手，房子也盖好了，就开始了新的战斗。

六月下旬，他经受了第一次考验。

二十三日上午，天气闷热，聶炳发看到“蚂蚁搬家”，“石头出汗”，凭经验，他估计一、两天内就要下暴雨。水库是新修的，大坝的土还松，不能过多的蓄水；如果雨下得很大，水库就有被冲垮的危险。于是他开涵放水，降低水库水位，以

便容納即將到來的雨水。

閘門打開了。灌區的農民都說聶炳發癩了，這麼大的太陽，水庫的水不蓄起來，過幾天不要干死禾？

聶炳發還是堅定地放水。

第二天上午，還是驕陽似火。但是到了晚上，天邊烏雲陡起，雷電交加。深夜十一點，大雨傾盆而下。不久，水庫左邊的山溝里，山洪嘩嘩地響起來。

這一夜，聶炳發和管理所的幹部通宵未睡，他們穿着蓑衣，提着馬燈，不斷到大壩上巡視。第二天，水庫里的水漲得滿滿的。如果不是頭一天把水庫的水放出去，騰出地方容納山洪，這次大雨，不是把大壩沖垮，就是溢洪道的水與左邊山沖的山洪同時沖下來，沖壞水庫下面的田地和房屋。

這次大雨，使附近的群眾對水庫的作用有了初步的認識，聶炳發也更加得到了群眾的信任。因為在一九三一年，這裡也曾遇到同樣的大雨，沖毀了二千四百多畝稻田。農民經過三年的勞動，才挑完壓在田里的砂石，恢復生產。

走在集體化前列

頭一年，聶炳發和管理所的幹部，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保卫大壩安全上，无暇顧及灌溉問題，因此，水庫只灌了一千七百畝田，和設計能力相距很遠。第二年，聶炳發就考慮如何完成黨交給的第二個任務，保證四千四百畝田不受干旱。

雖然在一九五四年夏季，修成了兩條共長十一公里的干渠，但是，水庫灌區有多少塘堰，塘堰的水能灌多少田，抗

旱能力如何，需要水庫放多少水等一系列問題，还未搞清楚。聶炳发想：管水如管家，管家人不知家底，日子是过不好的。于是在一九五五年初，他和管理所的两个管水員，挑着一担皮籮，装着算盘和帳簿，带着馬灯，深入灌区調查。

当时，这个灌区有八个乡。他們到乡政府借了田亩冊，挨家挨戶調查訪問，一直进行了三个月。他們除了掌握全灌区田亩、塘坝的蓄水抗旱能力等基本情况外，还发现了一个难题：农民还是单家独戶生产，（全灌区二千四百多戶，只有两个互助組。）大大小小的塘坝，都是私人所有。塘坝占有情况也很复杂：有的农民一丘田，在几处塘坝里有水份子（用水权）；有的农民田在甲地，有水份子的塘坝又在乙地；有的戶有余水，有的戶又缺水。解放前，这一带常常为了爭水打死人；解放后，每遇天旱，爭水的糾紛还时常出現。現在国家兴建了水庫，怎样把水管好，解决好这些問題呢？

經過深思熟慮，聶炳发認為要解决这个问题，非把水統一起来管理、使用不可。党要领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虽然本地还没有办农业社，难道不能在水利上先来个合作化嗎？他把这个想法，向县的領導請示。得到支持后，就召开了灌区扩大的管理委员会，吸收一些灌区受益戶代表参加，專門討論他提出的方案：

灌区内一切塘坝、水庫的水，都由水庫管理所統一管理，根据需要，統一調剂使用；分地段由受益戶选举看水員，由看水員根据需要放水。这样，既不浪費水，又不要一家一戶去放水，既節約劳力，也不会发生水利糾紛。

但是也有一些人提出不同的意見。有的人覺得他們那里塘水足，不要水庫的水也可以；有些田地靠水庫近的人，認為水庫的水總得從自己田邊流過，怎麼說也不怕干死禾。對統一用水不積極。

聶炳發說了很多道理，還沒說服這些人。最後，他引導大家想想一九五三年糧食統購統銷前的情況。那時，糧多的戶放債，剝削人；糧少的戶借債，受剝削。農村出現了兩極分化，貧農、雇農保不住勝利果實。現在有了水庫，如果不統一用水，水庫的水流到私人的塘里去，抗旱的時候，富裕中農工具齊，勞力足，可以多搶水，貧農、雇農勞力弱，工具少，就會吃虧。結果，富裕的更富裕，貧窮的更貧窮，怎麼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呢？

到會的人大部分是翻身的貧農，聶炳發這麼一講，他們的心動了。於是，通過了統一用水的方案，並且把這個辦法定名叫“合作用水”，在一九五五年就實行了。

當時，灌區只有青石鄉的石头塘沒有參加“合作用水”。這口塘塘大水足，中農張福友五兄弟占的水份子最多，他們勞力足、工具齊，怎麼也不相信“合作用水”的好處。聶炳發多次說服無效，就讓他們看看再說吧！一九五六年，大旱八十多天。干到四十多天時，石头塘就干了。張福友等正在焦急，水庫主動放水給他們灌田。這口塘終於也參加了“合作用水”。

推行“合作用水”這個辦法，不但使當年灌區的受益面積從一千七百多亩增加到四千多亩，農業獲得了豐收；而且

因为大家已经从“合作用水”中尝到了甜头，使这个灌区成为全县最早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地方。

推行“合作用水”以来，经历了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等几个伟大的历史时期。事实证明：这套办法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合作用水”，统一水权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一片灌区内，要有专职的看水员，由他根据水库灌区管委会统一制订的“先用塘水，后用库水，统一使用，互相调剂”的原则，掌握对每一块农田的用水。看水员工作负不负责，直接影响到收成好坏，也关系到群众对水库的信任。为了组织一支坚强的看水员队伍，聶炳发又做了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楊桂祥担任看水员，就是聶炳发苦心动员说服的。他到群众中访问，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说互助组长楊桂祥当管水员再合适不过了。他就一天一次或两天一次，到楊桂祥家里坐，同楊桂祥谈心。从解放前受苦，谈到解放后翻身，又谈到如何办好互助组，走集体化的道路。在多次接触中，他认定楊桂祥是坚决走集体道路的人以后，才正式提出请他当管水员的要求。头一次，楊桂祥没有直接答复。过了两三天，他又到楊桂祥家，楊桂祥说出了自己的顾虑：过去一口塘、一座坝，几户人家还打架闹事，现在“合作用水”，一把锄头看水，一个人看三百亩田怎么作得到？聶炳发又和他谈走集体化道路的问题。隔了几天，楊桂祥从管理所门前过身，聶炳发邀他进来坐下，当谈到一九三一年大旱的情形，触起了楊桂祥的伤心事。那年大旱，楊桂祥的父亲饿死，母亲为了保住他兄弟

俩的性命，改嫁他乡。楊桂祥八岁时，母亲又去世了，繼父把他兄弟俩赶出門，两兄弟只好到煤炭窑上去挑煤，年小的人就挑起了沉重的生活重担……。想起这些，楊桂祥抱头大哭。聶炳发又进一步启发他树立当家作主的精神，对他說：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哪个会选你当互助組长，哪有水給你管？今天当管水員，就是給自己当家。在聶炳发的耐心启发教育下，楊桂祥接受了管水任务，在实行“合作用水”的过程中，积极負責，克服困难。

这一年，聶炳发培养了二十四個看水員，他們都成为“合作用水”的带头人。現在，全灌区十七个生产大队，一百零八個生产队，已有八十四名看水員。他們都是聶炳发强有力的帮手。

不断革命 扩大灌区

“合作用水”以后，全灌区在一九五五年取得了丰收。但是聶炳发沒有滿足，他脑子里又在考虑新的問題。

当时紧靠灌区的青石、將軍山一带，有近一千亩地势較高的田，不在灌区設計的受益范围之内，那里的农民看到灌区大丰收，要求水庫的渠道开到他們那里，讓他們的田也灌上水庫的水。聶炳发想：灌区能扩大，农民能多打粮，正是水庫管理所的任务。但是，水够不够用，他心里还没有底。于是他又深入进行調查研究。

这个灌区修渠道时，为了省工，都是以塘代渠；放水时，要先把前边的塘放滿才能通过渠道，再灌到第二口塘里。这

样，离水庫远的灌区，在干旱需水时，总不容易用上水庫的水，即使能用到水，也延誤了時間。而靠近水庫的塘坝，因为水庫的水总要从这里过，人們用水就大手大脚，串壩漫灌，造成浪費。如果改变这种情况，灌区是可以扩大的。于是聶炳发又提出一个方案，把渠道同塘坝分开，渠水不从塘里通过，既加快放水速度，也增强塘坝复蓄雨水的能力。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两个冬春，灌区就大开渠道，扩大灌区范围，改进“长藤結瓜”工程。

有些新开的渠道要穿过有些农户的屋前屋后，他們愿意用水庫的水，但又怕渠道通过时，損害了他們的利益。因此，技术人員測量时，有的人就多方阻挡。对这少数农民，采取什么办法呢？当时，个别干部主张政府下一道命令，就可通行无阻了。聶炳发不同意。他說：“下命令不行，对群众要說服。”

有一次，支渠要从良田湾彭汉五家門前一块菜地里通过。聶炳发正在踩綫的时候，彭汉五的妻子汉五娘出来阻挡，說：“你們这些干部是吃了飯沒事做，又要在这里修渠，想害我們。”彭汉五当时是单干的中农。聶炳发看到汉五娘公开罵人，就干脆到她屋里坐一坐，他接过話題，对汉五娘說：“你說我們吃飯沒事做，我不承認，只有过去国民党的官才是吃冤枉飯的，我們干部沒有偷过閑，干部和农民，是分工不同，不然，你去当所长看看。”

汉五娘說：“所长我当不了。反正我們这里从来沒干死禾，不要修渠。”

聶炳发指着門口一丘尙未收割的稻田，問：“那一丘田是哪一家的？”

汉五娘答应是她家的。聶炳发說：“你說沒干死禾，这丘田就是因为缺水收成很不好，要是把水引过来，得到好收成，你家的日子不是更好过嗎？”

这样反复講道理，汉五娘最后說出她怕渠道占了她家的菜土的顾虑。以后，乡政府从机动田中帮她家换了一块菜土，渠道就通过了。

又一次，在述家屋場，渠道要从貧农彭連二家的墙脚不远的地方通过。彭連二自己的田，早已得到庫水的灌溉，这条渠道，是为了灌別处高岸田的。現在渠道要从他屋边通过，怕浸坏自己的房子，他也不答应。

可是，这里是一条狹窄的盖滿房子的山坡，除了这个地方可以修渠之外，沒有別的地方可以选择。聶炳发为这事到彭連二家去过几次。他針对着彭連二是翻身农民的特点，和他談起土地改革的事情。最后，他对彭連二說：“土地改革是为大家翻身，天下农民是一家，現在修水渠，也是为发展生产，农民翻身，你的房子是分的地主的，如果你不准修渠，不怕地主笑話我們貧农！不能因为自己的田不怕旱了，就不管別人还在受干旱。”这一番話使彭連二想通了道理，他同意渠道从屋边通过了。渠道挖好以后，聶炳发又拿出錢，把靠屋的一段渠道涂上石灰，捶紧，防止滲水，彭連二十分滿意。

渠道增多了，到一九五七年春，灌溉面积扩大到六千多亩了。但是，开辟水源，節約用水，仍然是聶炳发时刻关心的

問題。

每一次下雨，聶炳发就扛着鋤頭，到灌區里去檢查蓄水保水情況，管理所其餘的人，事先都有分工，也一齐跑出去。他們把每一次落的雨，都看作發了一次“大財”，要最大限度把雨水攔蓄住。有一次，大雨過後，聶炳发到千金公社青藍大隊的田里，看到一條支渠邊下有四丘梯田，上面三丘水是清的，下邊一丘水是黃的。他想：這裡沒有喂鴨子，水怎麼會發渾呢？就仔細觀察，最後發現水圳邊有一個手臂粗的漏眼，從三丘田的底下穿過去，在第四丘田里冒上來。他找到看水員龔舉生，一道把這個漏眼塞起來。又一次，他從群眾中了解到千金公社星輝大隊新瓦屋那裡原來有一股好泉水，後來漲大水被砂石堵住了。他找到泉水的位置，和幾個老年社員挖起來，終於使這股泉水能灌幾十畝田。一九六三年夏天，他聽說將軍山有地下暗河，天旱時，夜里能聽到水响。他就獨自一人在將軍山上睡了四個夜晚，到夜靜時，就爬在地下用耳朵听，這裡听一陣，那裡听一陣，听了幾個山頭，証實有水，準備以後開挖。

聶炳发這樣日積月累，注意擴大水源，節約用水，已經創造了不平常的成績。據統計：灌區內各種塘、埧、泉井的容水量，占整個灌區容水量總和的百分之六十。由此可見。一口塘，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四百四十七口塘，合起來的蓄水量，頂得上幾個水庫，如果一口塘管理得好，復蓄兩三次，那作用更大。幾年來，由於重視了塘埧的蓄水，就給千金水庫灌區增加水量，挖掘了巨大的潛力。雙峯縣現在提出的“以

塘坝为基础，水庫为骨干，面向全灌区”的水利方针，就是从千金水庫的經驗中总结出来的。

刻苦钻研 活学活用

在旧社会，聶炳发只讀过一年半的书。参加工作后，虽然边做工作边学习，文化水平有些提高，但到水庫管理所以后，对水利工程的基本知識，一点也不懂。而十年后的今天，五十三岁的聶炳发，不但学会了水庫的管理和渠道的測量、設計、施工等技术，而且在灌溉管理方面有許多新創造。

聶炳发調到水庫管理所以后，就下决心学技术。

一九五五年夏天，县水利局派人来測量干渠时，他抓紧这个好机会，在工地上紧紧跟着技术人員跑，主动帮技术人員做些杂事。打桩了，他背起木桩就走，拿起鋤头就耨；測量了，他扛起标尺就跑。技术人員的一举一动，他眼里看着，心里記着，不懂就問。渠道測量完毕的时候，他就学得差不多了。一九五七年修支渠时，他就用鋼笔作水平仪，用木制的三角架，挂一根絲綫，吊一个銅錢，測量起来。用土法測量，开出来的渠道，后来經過技术人員复查，也符合标准。

聶炳发学习技术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他向技术人員学，也向老农学。管水庫的人測量晴雨的規律是很重要的。聶炳发来水庫之后，虛心向当地老农学会“看楠竹节巴上有没有水珠”，“看梅龙山的雾气”等办法，預測天气，丰富了自己的經驗。每逢县里举办水利工程技术訓練班，他总是去参加，像小学生一样，专心听课，参加討論。上級发下的有关水利技

术的小冊子，也用心閱讀，不懂的就向別人請教。每一次到長沙、北京開會，也要到書店里買幾本水利技術的書籍回來，和管理所的同志集體研究。雖然，一些外文、名詞、數字、符號看不懂，但是意思卻能領會。對於從書上學來的知識，也不是盲目照搬，而是自己動手試驗。渠道放水是快些好，還是不快不慢好？渠道設計的标准是否合適？這些都是聶炳發經常考慮的問題。要測渠水流速，沒有儀器，他就背一袋谷糠，把谷糠撒在水里，人跟着水跑，邊跑邊計算時間；谷糠沉散了，又抓一把撒下去，再跟着跑。這樣，他不知道跑了多少路，撒了多少谷糠，最後总算摸清了水流的速度，以及什麼樣的渠道，能放多大的水，對渠道冲刷保護有無危害等等，從而相應地對灌區的渠道的原來設計作了修改，普遍進行了加寬加高。他對渠道放水的試驗，已成了省、專有關部門設計渠道工程的重要參考資料。

一九五七年，他從書本上看到合理灌溉既可以節約用水，又可以增加產量的理論，就在不同土質的稻田里進行需水試驗。現在已經積累了一套比較完整的資料，證明只要按照作物不同時期的需要，適當深灌或淺灌，就可以獲得增產。一九六四年，這個灌區正全面推廣這項合理淺灌、節約用水的經驗。

現在這一帶的人都稱聶炳發為“土專家”、“活資料”。真的，從一九五四年起，某月某日下大雨，水庫溢洪道哪一年過大水，水庫哪一年用了多少時間蓄滿水，哪一年在什麼時候開涵放過幾次水，塘壩平均一年能蓄多少次水，什麼樣氣

候蒸发量有多大，一条渠道要多宽、多高，能灌溉多少田，聶炳发都記在心里。現在，省里、县里的水利技術人員，碰到一些難題，需要寻找历史資料，經常来請教聶炳发，他不用翻本子，一口气可以背得出一大堆有根有据的活資料。他不仅自己学，还教育管理所的干部和管水人員：“在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你創造一部分，他也創造一部分，合起来，國家的技術財富就越来越多。”

自己动手 勤儉創業

十年过去了，聶炳发不但在水庫管理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水庫管理所的副业生产也开展得很好，出色地完成了領導机关交給的第三項任务：以庫养庫，开支自給。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到一九六二年，副业收入就有三万六千多元，除开支工資、办公費外，平均每年盈余三千三百多元。

这个水庫的副业生产，完全是自己动手，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一九五四年聶炳发初到水庫，只向銀行借款六百元作为副业生产的資金。当年就买了四百零五元魚苗放到水庫里。头一年經驗不足，到冬季只捕到一千七百斤魚，卖了四百元，亏了本。第二年，为了降低成本，聶炳发步行一百八十里，到湘潭县去买魚苗。养魚要有飼料，每天早飯前，聶炳发帶領着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到山上割草作飼料。有的同志割了几次就不耐煩了，发牢騷說：“我們是干部不像干部，农民不像农民，戴凉帽赶猪，文不文，武不武。”聶炳发說：“干部参加劳动是好事情，群众只会夸我們下得力，吃得苦，